

徘徊在高峰与半山腰之间

——略谈上海四重奏的勃拉姆斯

某次为上海四重奏(以下简称:SSQ)的演出写前瞻时,我提到该组合给我留下最鲜明的印象,也包括他们不在状态的时候。现场演出本身就是难以预料的,SSQ的演出多次带给我最迷人的体验,但也有一次,他们的演奏让我感觉遗憾。尤其是,同他们在贝多芬作品中的巅峰状态相比,那场演出偶尔让我疑惑:难道真是同一组合在演奏吗?但无论如何,还是魅力占压倒性的多数,所以我成为SSQ的乐迷,也非常期待他们这一次的勃拉姆斯系列。听过之后,发现不平衡的状况仍在,对比却不那么激烈。

原本期待这次4月的音乐会,首先是在于曲目方面,安排得巧妙,也相当大胆。弦乐四重奏是古典与浪漫派室内乐的核心题材,作曲家们写起来都很谨慎。勃拉姆斯终生生活在贝多芬的阴影下,这方面自然更加小心。他很早就开始写《第一号弦乐四重奏》Op.51,却断断续续,历经二十年方才问世。这期间,作曲家写了两首弦乐六重奏,多少带有准备的意味,音乐本身却是杰作。Op.51问世后,勃拉姆斯又先后写下两首弦乐五重奏,其中的第二首,“G大调”Op.111原本可能成为他的封笔之作。

这次SSQ通过两场音乐会,将五重奏、六重奏及Op.51一并呈现,如同勾勒出勃拉姆斯室内乐创作的简史,所以说是特别巧妙、用心的安排。可与此同时,其中每一首都堪称巨作,连续演奏的难度不言而喻。这些编制稍大的室内乐需邀请另外的提琴家参与,SSQ同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一贯有这样的合作,彼此应该是较为熟悉的。听了第一晚的演出,曲目是四重奏与五重奏。先说最直观的听感:四重奏的演出让我着迷,第一号五重奏基本代表了该组合的最高水平;而原本尤为期待的第二号五重奏,却让我有些失望。

勃拉姆斯的某些作品让人联想到交响乐。他的钢琴协奏曲常被认为是带有钢琴部分的交响曲,编制小一些的作品也是如此。譬如《第三号钢琴奏鸣曲》,或是此处的《第一号弦乐四重奏》Op.51。无论演奏时间超过半小时的规模,还是作品相当紧密的音响,又或是常常出现的、强烈而厚重的音乐形象,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交响曲。这种联想本身自然是不无道理的,但出色的演奏也往往提醒人们:毕竟,这还是一首弦乐四重奏杰作呀。SSQ的演奏首先带给人的印象可能是发音中的雅致。四位提琴家呈现了相当细腻,且淳朴、温馨的发音。

有时仿佛带些人声的特点,有时让人联想到名琴美丽的木纹,总之这正是符合室内乐意趣的美。与此同时,声部结构丰满立体,乐句的塑造没有刻意的“宏大性”,那种落落大方的特点却还是足以让人回味。首乐章中,第一小提琴的音量偶尔偏弱,由此影响了同大提琴之间的平衡。到慢乐章里面,首席的状态完全恢复,采用更为馥郁的揉音,整体的音响融合度非常出色。在小快板的第三乐章,SSQ的演奏刻意去厚重化,强调音乐的流动感,细节中的默契带来许多特别的韵味。

演奏诉说着许多东西,这种默契是室内乐别致的魅力。可惜在下半场的《第二号弦乐五重奏》中,也正是这方面的瑕疵带来一些遗憾。默契一直可以培养,但在现场,它又完全不是“准时出现”的。Op.51几乎不需要热身,到Op.111中,几位提琴家却没有到达先前那种心领神会。如此一来,节奏中的细腻就不免削弱。一提的情况和Op.51第一乐章正好相反,发音嘹亮而显得突出,却在“亮”的同时偶而显“硬”。直到后两个乐章,他们才找准了步调,但拼图终究不完整了。对SSQ来讲,此曲的演出虽然不算低谷,却也基本是在半山腰吧。

当晚最迷人的体验来自于《第一号弦乐五重奏》Op.88。先前在四重奏中所酝酿的音色美,到这里还变得越发醇厚了,演奏家们彼此的默契度亦然。在Op.51高品质演绎的基础上,还更增添了某些惊鸿一瞥的瞬间。譬如首乐章的第二主题进入时,音乐家们的演奏完全荡漾于一种乐趣之中。演奏室内乐原本就带有自娱自乐的成分,可是在理想的技艺和音乐表现中,再结合这样的“室内乐之趣”的演奏终究是太宝贵了。对于自由速度的要求极高,并且这种要求很多都不是单纯的修养,而是需要完全的自发性。换言之,没有乐趣的话,就装不出乐趣来。这也是我特别欣赏SSQ的原因,在他们状态出色的演奏中,这方面的享受比我现场听的某某名团要多得多。记忆犹新的,还有该作慢乐章的尾声,弱音的控制可说是最高品位的炫技——完全为音乐服务,将演奏带到让人忘情的境界。



今年是罗斯特洛波维奇诞辰90周年。他逝世于2007年4月27日,一晃也10年了。他是20世纪大提琴演奏家里“泰山北斗”式的人物。一生留下几百个录音,蔚为大观,大起大落的个人经历更是颇富传奇色彩。其辉煌业绩自然不需要我再多嘴了,这里只提几件难以忘怀的小事。

记得有一年,罗斯特洛波维奇携小泽征尔来上海演出。正式演出的前几天,一直在上海音乐学院给学生上课。我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也正好有空,便溜进上音礼堂旁听。他个子不高,大脸宽肩,相当魁梧,如果按我们京剧行当来分的话,直接可以划入“花脸”一栏。那时候应该也有七十多岁了,身着一件大红的宽松衬衫,倒是极为精神。以前看唱片封面,他一般都表情肃穆,凝眉沉思,错以为他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一见活人,才知道完全相反。他大声说笑,语速极快,谈到艺术问题,眼神锐利,极有锋芒;面对学生,又慈眉善目,耐心极了。有几位小朋友,合拉了一段曲子,好像是舒伯特的《鳟鱼》。拉完了,他给他们讲解,要活泼,该这样那样。翻译翻了一通,小朋友还是懵懵懂懂。他一见没反应,马上撩起袖子,手舞足蹈,演起了捕鱼人,好像真有条



眼下,一批年轻有为的华人音乐家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不断涌现,以至于对乐坛动态还算了解的我,有时难免也会疏漏。上周日在星期广播音乐会中与旅英青年大提琴家何烨联琴声的偶遇,便是一例。

起初之所以选择欣赏这场音乐会,完全是因其丰富的曲目。其中既有贝多芬《C大调第四奏鸣曲》、门德尔松《D大调第二奏鸣曲》这样的“大部头”,也有皮亚佐拉《华丽大探戈》、卡普斯汀《诙谐曲》等炫技之作,又不乏沙汉昆的《牧歌》等抒情小品,可谓映射出大提琴音乐在两百年间地发展与演变。较之如今早已司空见惯的在一场独奏会中接连演奏三四奏鸣曲,虽有分量却少了些情致的安排,如这般充满巧思的曲目设计,演奏者的智慧和品位显而易见。

大提琴家出身的马克·桑莫创作的一曲《朱莉奥》,拉开这场独奏会的序幕。何烨联一开始就捕捉到这首乐曲颇有些“混搭”的风格。透过他的琴声,时而让我们感受到浓郁的苏格兰风情,时而又表现出爵士乐般的即兴



《迪图瓦与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奏:蒙特利尔交响乐团 指挥:夏尔·迪图瓦 编号:478 9466 (Decca) 迪图瓦执掌蒙特利尔交响乐团的25年间,在将乐团的艺术水准提升到一个崭新高度的同时,也迎来自己指挥生涯的全盛时期。为庆祝其80华诞,Decca公司从他与该团留下的大量唱片中精选出35张演录俱佳的专辑,集中展现两者间成就卓著的合作。入选其中的多为迪图瓦最擅长的法、俄曲目,加之录音大多完成于声效优异的圣尤斯塔斯教堂,让他精心打造的绚烂多姿的“蒙特利尔之声”得以充分彰显。尤其当演奏德彪西和拉威尔的管弦乐作品时,他们对细腻且精致的音色变化几近极致的追求,也为这些作品的演绎建立起新的标准。

琴声犹在耳

——大提琴大师罗斯特洛波维奇二三事

◆尹大为

活蹦乱跳的鱼在他眼前游来滑去,就是抓不住……全场哄堂大笑。小朋友也笑了,懂了。

他那次来,重头戏是和上音的学生乐队合演,德沃夏克《大提琴协奏曲》。以前他们从没合作过,所以排练任务相当重。离演出时间没几天了,我又一次去上音“蹭课”,正好他们在排练。音乐史上所有著名的大提琴协奏曲,我个人最喜欢这首,平日在家里早已把各种名家版本听得滚瓜烂熟。这次正好演的是这首,实在是“老鼠跌进了米缸里”。那天排练的是第一乐章,初次接触,咯咯愣愣是难免的。乐章的中间偏后有一段高潮部分,其中有一句是左手按弦,把位从上一路往下,边上乐队烘托,大有一泻千里之势。排到此处,他翻来覆去几次叫停。只见他一会用嘴代琴,把这句旋律唱出来给学生听,边上的弦乐应该这样托。一会又单独提起弓、拉给学生看,应该这样这样。学生们和他合了几次,还是囫圇吞枣,含混松垮。他有点急了,又唱了遍错误的拉法,像个泄气的皮球,又接着唱了遍正确的拉法,虽然像滑滑梯,但中间还有好几个“点”要提出来刻意强调,这样拉出来才有质感,乐队怎么托才能凸显作者的意图。经他反复耐心演示,学生们拉出来“对了”。

这曲子他常拉,他毕生大概留下了近十个录音。我一开始听的就是他和卡拉扬合作的那个出名的版本。前几天,心血来潮,又翻出来听了几遍,还把沙夫兰、卡萨尔斯、杜普蕾、斯塔

克等人拉的同一个曲目的CD,也找出来对比了一下。虽然我对老罗的唱片不是都喜欢,但这曲子,凭感觉,还是最喜欢他和卡拉扬的这版。尤其是听过他亲自读解的那几句,真个是回肠荡气,把那种“独孤求败”的盖世英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百般挣扎拼搏之后虽然感慨系之、然而依旧豪情万丈的感觉,表现得酣畅淋漓。这种百转千回后还犹存的韧劲,似乎只有他的手下有。

几天后的正式演出,现在回想起来,印象倒不深了。但唯独对演出结束后的加演记忆犹新。一曲终了,鲜花掌声退去,乐队静静坐在台上,只见老罗提着琴又走出来了,从容坐下。指挥小泽征尔也跟着出来,出乎意料,在指挥小平台的一角悄悄侧身坐下,面对面静静地抬头看着老罗。老罗静默了近半分钟,只见他缓缓抬起弓,缓缓放到弦上,右手腕缓缓一动,声音缓缓溢出。苍凉,厚郁,原来是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第二乐章之四,“萨拉班德”。一首哀恸至极的曲子。全场观众像是突然被冰冻了一样,没有一点声音,好像全世界忽然只剩下了老罗和他的琴……当最后一个音缓缓拉完,小泽征尔和观众们像呆了似的,依旧屏息凝神一动不动。又过了十几秒钟,大家才缓缓“解冻”,小泽带头用力地鼓起掌来。掌声如雷……这是我听过的最好听的现场版“萨拉班德”。屈指算来,已是17年前的事了。

这琴声,好像就像在耳边刚刚响过。

一颗冉冉升起的大提琴新星

◆李严欢

与灵动。从这首小品以及音乐会中另一首同样由大提琴独奏的斯万特·哈里森的《黑色的奔跑》中,已不难察觉这位新生代演奏家在专注于经典作品的同时,也有着更广阔的音乐视野。

如果说《朱莉奥》是何烨联带给大家的一道耳目一新的“前菜”,那么紧随其后,他演奏的贝多芬《C大调第四奏鸣曲》,则是全面考验大提琴家艺术水准的“试金石”。这首贝多芬晚期音乐风格的开篇之作,不仅内容丰富,且形式非常自由,好似一部幻想曲性质的奏鸣曲。何烨联的演奏,始终力求再现作品的“本色”,不仅琴声中有着多变的色彩,且对于内在的情感深度的阐释也具有一定说服力,让人沉浸于贝多芬晚期作品那份独特的内省而深邃的意境之中。

几年前,当何烨联在伦敦威格莫音乐厅举行独奏会后,权威的《斯特拉德》杂志对他演奏的门德尔松《D大调第二奏鸣曲》褒奖有加,称赞“整个演出充满激情的光芒”。这次回沪,他自然不会遗漏这一拿手曲目。何烨联赋予整部奏鸣曲以充沛的情感和

细腻的风格,演奏一气呵成、充满活力。很多时候,他对于乐声中情绪变化的注重,让音乐形象的呈现变得更为清晰生动。同时,他充分发挥出大提琴的歌唱性特征,如第一乐章婉转的副部主题、第二乐章悠扬的中段等,在他的弓弦下都化作一曲曲优雅的“无词歌”。在此,钢琴家罗娅敏与他的合作也更显紧密,她一方面给予何烨联默契的配合,但又并非亦步亦趋,不时以敏捷的乐思与身边的大提琴家擦出灵感的火花。

我一直认为,对一位自己并不熟悉的演奏家,通过音乐去了解他,是最佳的途径。就像这次,当听完整场独奏会,先前通过文字对何烨联留下的点滴印象,渐渐变得更为丰满和真实。这位以满分毕业于英国皇家北方音乐学院,并先后摘得英联邦青年艺术家弦乐比赛和澳大利亚国际大提琴比赛桂冠的年轻音乐家,此番重返故乡的舞台,确是有备而来,向听众展现出自己当下最佳的艺术状态。相信假以时日,他将会在乐坛绽放出更闪亮的光彩。



《迪图瓦与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奏:蒙特利尔交响乐团 指挥:夏尔·迪图瓦 编号:478 9466 (Decca) 迪图瓦执掌蒙特利尔交响乐团的25年间,在将乐团的艺术水准提升到一个崭新高度的同时,也迎来自己指挥生涯的全盛时期。为庆祝其80华诞,Decca公司从他与该团留下的大量唱片中精选出35张演录俱佳的专辑,集中展现两者间成就卓著的合作。入选其中的多为迪图瓦最擅长的法、俄曲目,加之录音大多完成于声效优异的圣尤斯塔斯教堂,让他精心打造的绚烂多姿的“蒙特利尔之声”得以充分彰显。尤其当演奏德彪西和拉威尔的管弦乐作品时,他们对细腻且精致的音色变化几近极致的追求,也为这些作品的演绎建立起新的标准。



(严焕)